



11. 世界盃內外有「三講」



# 11. 世界盃內外有「三講」

小時候踢足球，長大從來不看球。人的成長進化，畢竟更多體現在手上。籃球小小一個籃框，一場比賽，雙方能夠各自拽進幾十個球。哪裡像足球，諾大球門，東奔西跑一兩個小時，整不進去一個。最荒唐的莫過於罰點球決勝負。12碼距離，超出人類反應的生理極限，守門員只好瞎貓碰死耗子地亂撲，與帶球、傳球、個人技巧、戰術配合，與整個足球運動的技能、體能毫無關係，等於擲骰子撞大運。這要能叫「體育」，槍子兒就打不著人了。

2002年不同了。日本、南韓不在，中國衝出亞洲。和WTO一塊兒，加入全球一體化的足球涼熱之中。上班時間，單位專門拉來一臺大彩電。發工資看球，真的是不看白不看了。

## ◎ 講政治

第一場踢哥斯達黎加。哥斯達黎加在哪兒？想必沒有多少人知道。這種小得地圖上找不著的國家，世界上有的是。或許由於這個原因，中國隊員在場上衝著鏡頭頻頻微笑。解說是「看來踢得很輕鬆」。上半場誰也沒進球，給人留下勢均力敵的印象——中國隊真的走近世界盃了。不想，下半場沒多久，輕鬆之中連失兩球。從此再沒有贏的希望。

第二場對手是巴西。輸成四比零，中國隊踢得不錯。誰都知道我們不會贏，只要別像德國對沙特阿拉伯，灌一個八

比零就燒高香了。然而，雖說踢得不錯，總讓人感覺有點兒怪怪的——既然壓根沒想著贏，為什麼還要比賽呢？比而不賽，喪失了體育競技的本質精神。拳擊、摔跤、舉重等等運動，分重量級，圖的是要迴避中國對巴西的這種尷尬場景。實在迴避不開，解說詞只能是「難得的學習機會」了。這又是自我中心一廂情願。能和巴西隊踢球，對我們當然是難得的學習機會。對巴西，是不是以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教學機會？如果不是抽籤碰上了，棄權算認輸，誰會從西南半球到東北半球，大老遠趕一場不收學費的辛苦教學？或許先存了這番歉意，中國解說員一口一個「足球大師」，榮幸之至，感激不盡之情溢於言表。中國踢球員虔誠莊重，不笑不惱，不急不躁，溫良恭儉讓，不僅不犯規，而且沒有身體衝撞。沒想到，巴西隊不識好歹，根本不領這份脈脈含情。比賽結束之後，我們幾個隊員湊上去，循常例找大師交換球衣留紀念，大庭廣眾，眾目睽睽，居然都被拒絕了。有人還就事針砭：中國隊踢球像姑娘。

真像姑娘就好了。中國女足沒有俱樂部身價，沒有球迷追捧，沒有媒體炒作，沒有商業廣告，沒有高薪聘請的外籍教練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股子拼搏精神，幾次三番打到第二把交椅，每次都向世界冠軍的頂峰衝刺。

南韓男足具有中國女足的拼搏精神。踢球從來不笑，贏球欣喜得哭，搶球拼命三郎，踢一場球打一場仗，令人不禁想起林彪著名的戰前動員：「槍一響，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！」但凡南韓隊出場比賽，不知道怎麼賣的票，整個球場讓紅背心包下來了。一片躁動而整齊的紅海洋，把綠茵球場變成掉進番茄醬裡的一片樹葉。中國解說員馬上擔心，觀眾為球員施加了太大的壓力。紙醉金迷的白領國人，如今已經難以理解，一旦有了拼死一戰的決心，所有壓力可以轉換成同仇敵愾的強大動力。亞洲金融危機，為了保護韓元，增加外匯儲備，球場上這些番茄醬，響應政府號召，幾天時

間，捐獻黃金 161 噸！相當於南韓民間擁有黃金總量的 20 分之一，包括無數戒指、項鍊、手鐲。<sup>1</sup> 所以，今天球員與球迷之間的交流，不是進一個球一棟別墅的獎金，而是觀眾席和綠茵場上的愛國之心。

誇張了不是？南韓踢平美國，進入 16 強。終場歡騰之中，南韓球員忽然單手背後，屁股一撅，排隊作滑冰狀。電視大螢幕商量好了似的，馬上播出冬季奧運會南韓速滑選手衝刺奪冠的特寫鏡頭。全場番茄醬頓時炸開了鍋，歡騰再加頂級歡騰。原來，在冬季奧運會上，南韓的速滑冠軍讓裁判吹了犯規，致使金牌給了第二名的美國選手。冬天滑冰的「仇」，記到夏天足球上來了。這高麗棒子也太小心眼了。中國解說員又解說了：踢球就是踢球嘛，何必這樣過分政治呢？不好。

南韓不聽這個。與意大利一場球，越發打得驚心動魄。意大利人高馬大，拿南韓球員一扒拉一跟頭。整個一場球，你推我搽，前磕後絆，人仰馬翻，頭破血流（意大利後衛）球滾到哪裡，雙方隊員在哪裡滾翻摔倒成一片。一直到下半場 43 分鐘，南韓零比一落後。最後兩分鐘扳平。加時賽，又是最後兩分鐘，韓國球員頭球破門，使南韓成為 30 年來第二支進入世界八強的亞洲球隊。第一支是誰？——北韓。

13 億中國人，選區區 11 名球員，高個子、左撇子、大腳、鐵頭、神行太保戴宗、黑旋風李逵，億裡挑一，什麼樣的人才沒有？可是和南韓、日本的足球比，中國足球似乎尚未摘掉「東亞病夫」帽子。問題的關鍵，不在於搖頭丸蔓延，是否超過當年的鴉片。可怕的是導致骨質酥鬆的精神鴉片。失去了拼搏的鬥志，結果和甲午海戰的邏輯一樣，不僅西洋大人的背心換不來，還得遭東洋鄰居的踩活。媒體鼓噪多少年，中國足球連亞洲也衝不出去。這次如果北韓不鬧饑荒，只要有半截高麗棒子看著，您「東亞病夫」就甭想邁出家門半步。不信？朝鮮飢民在北京往南韓使館裡鑽。武警

們連擋帶拉，還是衝進去十來個，一直喫住在南韓使館。放行，北韓肯定不樂意；不放，南韓世界盃裡忙得四腳朝天，還沒忘了幾次抽調諸多番茄醬，到漢城中國大使館門口燒咱們國旗。<sup>2</sup>

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」的說法，是毛澤東辦乒乓外交發明的。直接的政治目的是，結盟大鼻子，調理老毛子，用小球推動大球。為了增進中美雙方的理解和友誼，為什麼不用美國人喜聞樂見的棒球，或者退而求其次——籃球，或者現代化一步到位——高爾夫球？從《阿甘正傳》能看出來，美國人到今天也不明白怎麼打乒乓球。這是一個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那時候，只有乒乓球的世界冠軍，無論是男子女子、單打雙打、混合團體、左手右手，全由我們說了算。所以，只有我們能說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」。試想，如果派一支橄欖球隊到美國去「難得的學習機會」，不要說邀請尼克松訪華這樣的大題目了，恐怕與巴西隊踢球一樣，連幾件汗臭背心都換不回來。

當然，體育只是體育，足球只是足球，容納不下過多的政治。真理多走一步，就會變成謬誤。當年徐寅生用毛澤東思想打乒乓球，當上國家體委副主任。連任三屆世界冠軍的莊則棟，不得不入贅日本人。同樣的道理，反過來說也是一樣：體育只講金錢，不講政治，不講愛國之心和拼搏精神，恐怕也是真理多走一步的謬誤。不過方向是一個往左，一個往右。

## ◎ 講正氣

世界盃如火如荼，以巴衝突如火如荼。和世界盃就伴的大新聞是，以色列學著當年日本鬼子的樣兒，在霸佔的土地上修炮樓、拉鐵絲網、築隔離牆，召來死傷狼藉的「人肉

炸彈」。巴勒斯坦人的反抗，昇級成游擊式槍戰。以色列的坦克、軍隊不斷出動，到城市和鄉村，抓回一些阿拉伯青年。外交部發言人急忙表態：「中國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」，向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和遇難者親屬表示沉重哀悼。

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」，說得大義凜然而充滿藝術情節。一方面明確反對本·拉登劫持客機撞塌美國大樓，一方面弦外有音，不贊成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。對以色列的窮兵黷武，更是堅持表明保留態度。美國人當然足夠聰明，別有用心表揚中國，在反恐問題上，和美國站在了一起。

外交戰線的迂迴曲折，到了文學作品手上，無論是電影，還是小說，都能輕易改編成一目瞭然的簡明是非。《地道戰》、《地雷戰》、《野菜花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沙家濱》、《紅燈記》、《烈火金鋼》、《小兵張嘎》、《平原游擊隊》、《水上游擊隊》、《鐵道游擊隊》、《敵後武工隊》……。題材千變萬化，原理千篇一律：粗魯凶殘的豬頭小隊長，仁丹鬍子架金絲眼鏡是狡猾的鳩山，不知道是不是「海歸」的胖翻譯，挎駁殼槍（軍人？）穿綢褂兒（平民？）的漢奸。反面角色兵強馬壯，裝備精良，耀武揚威；正面人物大刀長矛，破銅爛鐵，東躲西藏。扮經商大款，扮飯店招待，扮農夫小販，扮打工妹、打工仔，反正是不敢亮明身份，當面鑼、對面鼓，堂堂正正地較量。深更半夜，縣城豪宅爆炸一顆土地雷，不僅攪了全體居民的清夢，而且每每誤傷陪日本人睡覺的妙齡女子。豆蔻年華，腿白乳豐，百裡挑一的三圍四圍血肉橫飛。無論是當地選美還是東瀛佳麗，都是可憐見、可惜了的無辜平民。沒完沒了的神聖抗戰，不過是好好的公路上挖幾個陷坑，爬電線桿扯幾段電線，荒郊野嶺搶劫汽車，飛機場、火車站、彈藥庫、汽車庫、糧庫、倉庫，哪裡存放物資去哪裡偷東西，拿不了放火燒，怕燒不乾淨還火上澆油。偷偷摸摸掐死一位

漢奸，不聲不響暗殺一名崗哨，墳頭內、豬圈中、街拐角、樹背後、房頂上、碾盤下，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」（《地道戰》語）。殺人不眨眼而且不認帳，愣充成大大的良民，上你眼前來回晃，總之是非把太君惹急了不可。接下來，皇軍偽軍披掛上陣，穿整齊軍服，排整齊隊伍，邁整齊步伐，伴著電影裡「鬼子進村」的獨特音樂，出城掃蕩，進村抓人。一陣雞飛狗跳之後，男女老少被趕到一片空場，由鳩山親自問話。問話通常和顏悅色，白手套遞過來一粒巧克力，也說不定。目的無非是希望說出「八路的有」，誰是搗亂破壞的共產黨。接下來，老百姓異口同聲說「不知道」。接下來，當然惱羞成怒，敬酒不喫喫罰酒。或鳩山自己或豬頭小隊長，不管是老漢、大娘、小孩，順手殺害一名，然後架起機關槍，喊口令，以全體百姓的生命相要挾（反用「人肉盾牌」），終於成功迫使搗亂分子挺身而出，被大隊人馬帶回去嚴刑拷打，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美人計，一趟趟死去活來地折磨，逼迫交待搞破壞的活動基地（含秘密兵工廠）和基地組織……

## ◎ 講學習

中國隊第一次踢世界盃，一場沒贏、一球沒進。媒體安慰說，我們參加世界盃，好處是知道了差距，丟掉了幻想。其實，真想知道差距，參加不參加世界盃都知道。連亞洲都衝不出去，知道比巴西差得遠，有什麼實際意義？同樣，真想丟掉幻想，參加世界盃之前早丟掉了。見了小日本、高麗棒子都腿軟，哪裡真有和桑巴足球周旋的幻想？

誰都明白，改變落後的唯一出路是虛心學習。麻煩在於，既不想知道誰都知道的差距，又不願丟掉根本沒有的幻想，學什麼？中國古代辦外交，講究遠交近攻。用在近代改

變落後的學習上，成了「遠來的和尚好唸經」。捨近求遠的道理顯而易見，離我們越遠的國家越先進、越強大。於是，唐僧取經一樣出國留學，先是留日，後是留法，解放了留蘇，改革開放留美。越留道兒越遠，越取經越醇，海歸回來指手畫腳的嗓門越大，調門越高。

歸去來兮裡外裡穿梭往返，招商引資喫裡扒外，勞苦而功高。令人犯嘀咕的是，中文外語你來我往，這經會不會看得眼花，唸得串行？進一步改造我們的學習，邏輯推導下來，自然是更上一層樓——啟用海外華人。說不囫圇中國話，是真經夠不夠60度的最好佐証。然而，海外華人說話變調容易，鼻子畢竟不高。今天全球一體化，中國經濟傍上跨國公司的價值鏈，「愛你沒商量」一體繁榮，我們有的是錢，完全可以越過海歸、海外華人，一步到位，直接高薪聘任大鼻子米盧。就像慈禧當年知人善任，聘任大鼻子赫德一樣。赫德把海關管理成中國最最高效廉潔的政府衙門；<sup>3</sup> 米盧乘日本、南韓不在家，率領中國隊閃進世界盃！

順著這條道路，繼續改造我們的學習，百尺竿頭的問題發生了。世界盃賽場上，中國隊一敗塗地，是米盧的不是，還是中國球員的不是？答案明擺在米盧的鼻子上。人家教練生涯中，四年一次世界盃，這是第五次了。20年時間過去，前面帶的四個隊都進入16強，唯獨這夥子中國球員喫了閉門羹。既然經是真經，洋人確為純種，又富有成功經歷，問題肯定出在聽經的球員身上。不會說外語，當然不能完整準確地領會外籍教練的真經。順著要求球員學外語，到僱用海歸、海外華人的思路一捋，自然可以得出直接聘請外籍球員的結論。當年赫德手下各地的海關幹部，不也都是洋人嗎？像僱用米盧一樣，多花點錢，直接把幾個巴西球員接回來。美女、香車加豪華別墅，不怕他不加入中國國籍。不用多，只要弄來七八個，世界盃立馬變成褲襠裡掏家雀兒——手拍把拿了。再不用今天這樣痛定思痛地自我折磨。而且，縱情

驅使洋人教練帶洋人球員，滿場狼奔豕突，為大中華的榮譽奔走呼號，汗流浹背，豈不徹底把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」的百年屈辱洗刷乾淨？——綠茵場上沒華人了。

魯迅對阿Q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。俗話說，知恥而後勇。阿Q之不爭，因為恬而不知恥。魯迅本是東洋海歸，偏偏深惡痛絕西服革履的假洋鬼子、租界裡的「上等華人」。因為以恥為榮的歪理邪說，在新聞紙、廣播臺年年講、月月講、天天講。落後向先進學習，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絕對真理。除了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」，沒聽說過跑得快的先進，向落後請教怎樣才能跑得慢。所以，鼓勵留學、歡迎海歸、啟用海外華人、禮聘大鼻子，全是無可挑剔的正理。南韓足球也是請了洋人教練之後，才煥然一新的。值得講究的是學生的態度，不能沒精打彩。如果像阿Q一樣輕鬆——輕浮而稀鬆，學剪辮子、學革命、學格鬥、學泡妞、學畫圈，只能練就一身只能比而不敢賽的軟骨。在這副缺鈣的骨架上排練花拳繡腿，一招一式比劃得越逼真，越是發育自慚形穢的媚骨——即使苦心修煉到數典忘祖的境界，鼻子總不會自動長大起來。所以，軟骨加媚骨的學習，越是認真，骨頭越軟、越酥、越媚，離根本沒有的幻想越遠。

這不，9·11事件剛剛發生，祖國首都聚集一夥黃色低鼻「華籍美人」，手捧西式蠟燭，悼念美國大樓，並且為自發的悼念活動莊嚴命名「今夜美國人」。中央電視臺專訪直播，黃美人們爭先恐後，滔滔不絕華麗英文，摻雜生疏漢語，聲淚俱下，令人心酸齒冷。——都「今夜美國人」了，還振興哪門子中華呢？行文到此，算是揭開謎底了：不願意知道誰都知道的差距是——鼻子不大；不願意放棄根本沒有的幻想是——振興中華。倘若這樣改造我們的學習，不是捨近求遠，而是棄本逐末。

如今，不管裁判怎麼誤判，球員如何賴皮，南半截高麗棒子硬是闖入世界四強，差一點要拿巴西一班足球大師連

蹬帶喘，撒潑耍渾換背心了。難道高麗棒子蘸番茄醬，沒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的榮幸？南韓足球與日本汽車、南韓汽車一樣，趕超功效明顯。我們與其忍辱負重，捧桑巴足球的臭腳，還不如學點南韓的愛國主義和拼搏精神。

要說學習這點精神，根本不用崇洋媚外，南韓都嫌路遠了。不用出門，只需放下偽球星身段，誠懇向中國女足學習，全齊活了。2002年，筆者調研途經四川大渡河，滔滔江水滾滾奔騰。遙想楊成武當年，雄姿英發，率紅四團飛奪瀘定橋。崇山峻嶺，大雨滂沱，晝夜兼程240里，趕到之後不是休整而是拼命。22勇士全副武裝，攀溜滑鐵索餓虎撲食，<sup>4</sup>哪聽說過什麼下半場體力不支的遁辭？老一輩驚天動地的拼搏精神，到今天不過傳到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。一旦從中多少繼承一點點，別說踢足球了，走到哪兒，不論輸贏，都是頂天立地的漢子。

當年抗美援朝，志願軍把李承晚偽軍打得抱頭鼠竄，聞風喪膽，不就是證明？<sup>5</sup>

## 註釋和出處：

<sup>1</sup> 梁曉：〈南韓百姓踴躍獻金救國〉，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：《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》第100~101頁。

<sup>2</sup> 2002年6月23日放行。

<sup>3</sup> 隨著祖國大陸改革開放，赫德當然讓「今夜美國人」平反了！他老人家幾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懇懇，領導中國海關工作，是「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倡議人」，「我國開展現代化的先驅」，「為清政府效勞，亦即為中國服務」，「他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是有功的」，「赫德的最大成就是將夜郎自大、閉關自守的古老中國推向國際大家庭，使之接受現代思想文化，星移斗轉，潛移默化，逐步有所改變。他對中國現代化可謂影響深遠」。赫赫德行，

當之無愧「中國人民的一個真正朋友，他戰勝了難以克服的障礙，完成了對中國和世界的一項崇高善行的工作」（沈學海：〈赫德與中國現代化〉）。這樣措詞，符合國際慣例。因為有美國人說赫德是「中國近代化之父」（馬士：《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》）；有日本人說赫德是「對中國最友好且是最賢明的顧問」（高柳松一郎：《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》），有臺灣人說赫德「以盡忠中國為一生之使命」（程文華：〈赫德與中國近代外交之關係〉，中國海關學會：《赫德與舊中國海關論文選》第36~37、55頁）。多虧留下本《赫德日記》，雖然語焉不詳，足夠證明赫德「千方百計伺機擴大自己及其統轄的海關的權力，把海關辦成英國對華關係的基石。我們發現日記中記載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件，如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密謀制定『中外會訊』辦法，奪取中國海關走私違章處分管轄權；利用他和總理衙門的隸屬關係，協助丹麥取得中國的條約特權，等等，都是難得的資料」（陳詩啟：〈譯序〉，布魯納等：《步入中國清廷仕途——赫德日記》第1頁）。

<sup>4</sup> 張戎夫婦考證「飛奪瀘定橋」純係虛構。而且是1982年鄧小平親口告訴美國總統卡特說：「這只是為了宣傳」。同一頁上，張戎夫婦證實「首批過橋的22名戰士，在6月2日過橋後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、一隻鋼筆、一個碗和一雙筷子」（張戎、喬·哈利戴：《毛澤東：鮮為人知的故事》第132頁）。沒聽說有人宣傳22人的奪橋戰鬥是千軍萬馬大血戰。然而，這些獎品的份量，在圍追堵截、沒喫沒喝的長征路上，不難想像。列寧服印有「中央軍委獎」字樣。「這在那時確實是最高的獎賞了」（《楊成武回憶錄》上，第167頁）。

<sup>5</sup> 推薦參閱王樹增：《遠東朝鮮戰爭》。